

新 知 文 库

普 鲁 斯 特

克洛德·莫里亚克著 孟 涓译



普 鲁 斯 特

新 知 文 库 84

克洛德·莫里亚克著

孟 涓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译者前言

这是一本介绍普鲁斯特的小书。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巨匠。他与詹姆斯·乔伊斯齐名，被尊为西方意识流小说的鼻祖。

要想认识普鲁斯特小说的意义，首先要认识他所生活的时代。

他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法国，此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处在经济发展中的社会把一切价值归结为成功、福利和物质享受，同时，它也带来种种社会冲突，如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和战争。在时代的精神生活领域中，如哲学、艺术和科学，正在进行着新的探索与思考。

在欧洲，尼采震人心魄地喊出“上帝已死”，陀斯妥也夫斯基极为悲观地剖析了人类生存状况，精神分析学深入探究了人的潜意识，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毁灭性地冲击了传统时间观念。这些发生于人们头脑中的事件合力塑造了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这时的法国，在文学与艺术方面，正处在一个群星灿烂的时期。象征主义诗歌与印象派绘画交相辉映，开始了文学与艺术的现代主义阶段，流派层出不穷，创造日新月异。当然，文学与艺术的种种探索终有哲学理论上的说明作它们的支柱。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无疑是当时对文学艺术家们最有影响的哲学学说之一。柏格森是集十九世纪意志主义之大成的哲学家。他把心理时间称为“生活过的时间”，这一点足以打动每一颗曾泛舟于艺术之海的敏感心灵。他对创造性进化、时间与自由意志的论述，对生命经验的推崇都使他的哲学具有创造心理学的色彩。他的哲学，加上他流利的文体甚至诗一般的语言，吸引了当时很多人，包括伟大的文学艺术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鲁斯特的小说就是柏格森思想的文学化。从普鲁斯特身处的时代来说，他的文学创作正是那个时代精神气质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极度敏感的心灵捕捉着时代的感受，时代气质从他的内心流出。时代使普鲁斯特不安。

困惑，普鲁斯特使时代凝聚、变容。

普鲁斯特毕生只成功地完成了一部小说《追忆流水年华》。(这部书的确切译名应是《寻找失去的时间》。以下简称《追忆》。)这是一部怎样的著作！作者从幼年起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不曾从事任何社会职业，这部书的写作可以说是他毕生的事业，是他“真正的生活”，也是一部名符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全书由七个不同题目的卷本组成一个整体。拿小说的第一卷《斯万家那边》来说，人们从普鲁斯特的手稿中发现，仅仅开篇第一句话，作者就在前后五年的时间里，先后尝试了十六种写法才最终定稿。大量的手稿还证明，作者在小说的创作手法上进行了千番尝试，苦心摸索。他只是在探索到了意识世界的流动，抓住了记忆的闪现即所谓双重记忆这一手法后，才真正开始了小说的写作。作者先创作了小说的开头与结尾，搭起了基本框架，然后再写各个部分，正如作者所说，这象是建造一座教堂。病魔的压迫使作者常有大限将至之感，以为随时可能被迫结束小说，但到终于搁笔之时，《追忆》已成为一部长达三千页的大书。

这是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作者在书中写童

年、欲望、大自然、爱情、性、死亡；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街头的景象、外省乡村、音乐、绘画、美食、服装；政治、哲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但也可以说他只写了一个主题：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生活——真正的生活。法国现代诗人瓦勒里在纪念这位文学大师时说，他的作品“不论自何处打开，人们都能有所发现。”

然而，“美是难的”（柏拉图）。事实上，《追忆》并没有为广大读者，甚至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轻易接受。小说的篇幅之长、语句及情节节奏之缓慢及其形似散文的风格使不少读者产生冗长拖沓之感而难以卒读，以至在很长时间里，普鲁斯特在法国及世界始终只在范围极有限的读者与文人圈子中被欣赏。

但是普鲁斯特的作品并没有象斯汤达那样经历了近百年才得到承认，作者在自己生命末年就激情满怀地相信“用不着五十年”，“人们终将读我的作品，全世界终将读我的作品”，他埋在心底的希望是看到有一天所有的火车站都卖他的书。去年，是作家逝世六十五周年也是其著作版权归属公共所有之年。法国三家出版社（七星诗社 伽尼埃—弗拉马利翁、布坎—拉封）在整理了作者大

量未发表手稿的基础上,分别再版了《追忆》一书。拉封出版社的版本还在卷首加入了一部关于普鲁斯特的小百科性质的辞典。与此同时发表或出版的还有大量评论和学术研究文集。普鲁斯特的小说已经告别了漫长的孤独岁月,与越来越多的心灵接近。

这本关于普鲁斯特的小书也是在去年着手翻译并完成的。书的作者克洛德·莫里亚克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在这本书中,他从几个重要的方面对普鲁斯特作了概括而颇有深度的介绍。近年来,普鲁斯特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名字,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和翻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他。作为热爱普鲁斯特的读者和这本小书的译者,我的朴素心愿是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中国的读者与学人加深对普鲁斯特的了解和认识。当然,我也希望《追忆流水年华》全书的中文版能早日问世,希望在民族文化走向开放与现代化的时代,普鲁斯特的作品与世界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作为人类文化的财富为我们所认识和汲取。

译者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于北京象来街

……我们的生活，真正的生活，终于被发现、被认清的生活，唯一真正被体验的生活……

马赛尔·普鲁斯特

献给苏茜，“在这个孩子身上，我喜欢想些妈妈爸爸的什么，它们还在”。（马赛尔·普鲁斯特）

献给玛丽—克洛德，

献给杰拉尔。

目 录

译者前言.....	1
-----------	---

I

一、长长的童年.....	1
二、有魅力但已受威胁的年轻人.....	25
三、写作的志趣、情性和烦扰.....	52
四、社交人士与时髦人士.....	67
五、爱情.....	84
六、死亡.....	113

II

一、普鲁斯特笔下的我们自己.....	135
二、匠心独具的作品.....	143
三、小玛德莱娜点心或两段回忆.....	151
四、马尔丹维尔的钟楼.....	156

I

一、长长的童年

马赛尔·普鲁斯特的童年长长地伸延到通常限度之外。这个过于脆弱的小男孩曾因得不到妈妈的吻而难以入睡。晚上的吻，和它带来的不安与快乐是《让·桑托伊》和《追忆流水年华》中的一个内容。前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后一部，宏篇巨制。都是以同样的回忆作钥匙，并围绕它展开。无论是青年时代的习作，还是成熟之年的杰作，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虽有高低之分，回忆却是同一个。在马赛尔·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凡有关他自己或安排给小说叙述者的情节从无杜撰之词，叙述者是小说中人物设置所必不可少的，而普鲁斯特在事实上几乎把自己与叙述者完全化为一体。母亲的存在对于他是这样不可或缺，至使他始终与她生活在一起，直至她去逝。那时他已近三十五岁。

这个病态般敏感的孩子，在他“长大”后写的所有小说里，我们都能重新看见他，而他也并未忘记“小时候”学到的东西。然而，甚至在我们这些非艺术家当中，也有人为了生活尽可能的安逸而忘却了儿时的回忆，但生活从此也枯乏了。

阿德里安·普鲁斯特教授和儿子之间的交流是痛苦而艰难的。“我所尽力的不是使他满意——因为我很清楚我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黑点——而是向他表露我的温情。然而，有些时候我还是反抗他对自己见解的过于自信和过于肯定”。（《通信集》卷二）阿德里安·普鲁斯特教授曾任卫生院总巡视官，医学院卫生学教授，医学科学院成员，东方传染病传播问题专家以及当时所有国际卫生会议的法国技术顾问。他的确与一个弱者、一个梦幻者格格不入。“我的父亲对我这种类型的智慧抱着一种蔑视，但是，他对我的温和足以抹去这一蔑视，总的说来，对于我所做的一切，他的态度是盲目的宽容”（《树荫下的如花少女》^① 卷一）马

^① 《追忆流水年华》共由七部组成，《树荫下的如花少女》是其中一部（以下简称《如花少女》）。其它六部是：《斯万家那边》（以下简称《斯万》），《盖尔芒特家那边》（以下简称《盖尔芒特》），《索多姆与戈默尔》，《女囚》，《失踪的阿尔贝蒂娜》（以下简称《阿尔贝蒂娜》），《时光回转》。

赛尔在父亲去世时，给罗尔·海曼写信说：

“我的很糟的身体——但愿我不断得到这种恩赐——导致的结果便是几年来我更多地与他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从不出门。在这种生活中的每时每刻，我都要克服自己的那些可能会使他不高兴的性格和思想——有时我甚至事后幻想消灭它们。这样一来，我觉得他比较满意了。我们之间的亲密一天也不曾中断，至今我仍感到这亲密中的柔情，尤其是现在，生活的每一微小之处都是那么苦闷和可怕。别人总有一种雄心可以自慰，而我却没有。我过去唯一所有的就是这种家庭生活。现在它已成了我永远的遗憾。”（《通信集》卷五）

不久后母亲去逝，又会是什么情景呢？她象所有的母亲一样，有着无限的宽容，但她也有无限的痛苦。由于她的孩子。惟其如此，母亲在世时，马塞尔·普鲁斯特始终害怕她看到自己的现实：他是一个在主要的爱的方面那么与众不同的男人。事实上，长子的敏感在普鲁斯特夫人那里比在她丈夫那里更让人担心；如果说她并不了解其中的秘密，她却通过许多不正常的征兆预感到令人担忧的意味。至于普鲁斯特，他离不开这个亲爱的妈妈。母亲去逝时，他向罗贝尔·德·孟德

斯鸠诉说了对她的无限爱心：

“她知道我离开她没有能力生活，没有办法面对生活，因而，想到有可能永远离开我，她也许会和我一样感到害怕和担心，她一定经历了忧心忡忡、痛苦无比的时刻。每想到这儿，我都感到这是最可怕的折磨(……)我的生活从此失去了唯一的目标、唯一的温情、唯一的爱和唯一的安慰。我失去了她。往日，她的殷勤照看带给我安逸和柔情，这是我生活里唯一的甜蜜。有的时候，我仍能在宁静中可怕地体尝这份甜蜜。过去，每逢我在睡觉，她都让这种宁静如此深深地笼罩着我，她所培养的佣人们当她不在之后，仍继续不变地维持着这片宁静。我尝遍了所有的痛苦，我失去了她，我曾看见她痛苦，我相信她知道自己即将离开我，知道她没能嘱咐我，也许她为没有这样做而满怀忧虑。我觉得我身体不好是她一生的悲哀和担忧，(……)但是，永远地离开我，感到我无力在生活中抗争，对她大概也曾是巨大的折磨。有些父母在临死前杀死自己幼小的孩子，她大概理解他们的明智。给她看病的那位修女说，对妈妈说来，我永远只有四岁……”（《通信集》卷一）

这封如此痛苦而又动人的信流露出马赛尔·

普鲁斯特对母亲热爱中包含的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在后面我们还将看到，普鲁斯特对比已习以为常。但是，这其中大概并不仅仅是自私。一九〇八年，乔治·德·罗利斯失去了母亲。普鲁斯特为了安慰朋友，写了一些话，表示了自己的悲痛。朋友的父母依然在世。普鲁斯特似乎把自己已失去的双亲的形象，投射到友人的父母身上，从这一方到那一方，有着感情的移诉：

“想到您的父亲听您读我的文章，我心里便涌出无限柔情，因为它向我表明——这胜过您所能告诉我的一切——您过去和母亲在一起所过的那种甜蜜的精神生活并没有永远地结束，您的父亲对您也有母爱般的柔情(……)从这里，我仿佛感到，即便在您现在所处的可怕的悲哀中，温情也有着一种意义，您应当从中看到无限的忘我，直到生命完结仍置自己于不顾而为他人尽心尽力，您母亲的温情中就有这种东西。想到这对你是一种温暖，我感到激动。但更使我动心的是，想到这对于她也会是一种温暖，过去，她会时常想到有朝一日要离开您们俩人，假如能想到您们俩人的相处是如此温暖和美好，还能幻想有什么会比这更好，更能使她放下心来呢？她甚至会在

幻想中“欣赏”现在我所做的事情。这样的温情，只有我们的父母才能给予。失去了父母，也就永远在任何人那里都得不到这温情了。除去在回忆中与他们在一起，只有这回忆才能帮助我们生活，特别是帮助我们死去”（《致友人》）

忘却与对自我的担忧在这里微妙地融在一起。

孩童时代——甚至少年时代——的马赛尔·普鲁斯特异常地敏感脆弱，只屑一句稍微生硬些的话就可以使他哭整整一夜，这也更使他的外祖母、母亲和父亲加倍地不安，他们不知道怎样对待这个孩子，时常多少有些笨拙，要么过分的宽容，要么即刻间态度严厉。请看贡多赛中学的学生马赛尔·普鲁斯特在《让·桑托伊》中给自己作的自画像：

“让的朋友亨利·德雷维雍走了一年。漫长的一年中，让在班里没有任何朋友，只有几个敌人。他们三个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他们几乎从不向他问好，在他讲话时他们嘲笑他，在院子里或上课前在楼梯上碰见他时，他们推搡他，或拽着他转圈使他跌倒。他们的聪明曾使让对他们颇

有好感，现在让失望了，尽管并不怀恨在心。假如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他们对他说几句友好的话，他就重又喜欢上他们，友善地对待他们。他不明白，因为他需要同情，他病态般的敏感，以及他的过于细腻，使他对于最微不足道的友善也无限喜欢，而这些，对那些年轻人却是个刺激和厌烦，认为这是虚伪和装腔作势。在那些人身上，一种更冰冷的本性所具有的冷漠随年龄而日益沉重。让却不知道什么原因使他们反感，出于同情心，他想象别人与他一样，出于谦虚，他认为别人比他更好，他竭力地小心翼翼地去寻找自己是否在对待他们的行为中有某些严重过失，或某些无意中的坏事使他们生气。他跟他们说话，给他们写信，反而使他们加倍地对他冷嘲热讽。他曾写过一封文笔非常漂亮、诚恳而且动人的信，写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流出了眼泪。当他发现那封信无济于事，便开始怀疑，我们的同情心对于不同情我们的人是那样无能为力，我们的思想与天才对于与我们不相同的思想与天才是那样毫无办法。他给自己背诵那封信，发现它那样有说服力，写的那样好……”（《让·桑托伊》）

回到家里，语气就变了。不是说他对家人还